

# 浮夜

胡有喜  
◎著

长篇小说

FUYE

一部关于民营企业债务纠纷和爱情纠葛的传奇故事；一个经济转型、环保意识深入人心形势下，产能落后企业，如何应对巨大挑战和生存危机的离奇众生相。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【全 | 国 | 百 | 佳 | 出 | 版 | 社 |】

胡有喜，笔名阿喜仔，1972年6月生，江西鄱阳人，现居江西德兴。2005年开始在《榕树下》发表过小说100余万字，多次获全国小说大奖，著有长篇小说《绝域》等。



# 浮夜

长篇小说

胡有喜  
◎ 著

FUYE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  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  
| 全 | 国 | 百 | 佳 | 出 | 版 | 社 |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浮夜 / 胡有喜著. —南昌: 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15.1

ISBN 978-7-210-07065-8

I. ①浮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31551 号

书名: 浮夜

作者: 胡有喜 著

责任编辑: 王一木

书籍设计: 章 雷

出版: 江西人民出版社

发行: 各地新华书店

地址: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

编辑部电话: 0791-88612505

发行部电话: 0791-86898815

邮编: 330006

网址: [www.jxp-ph.com](http://www.jxp-ph.com)

E-mail: [jxp-ph@tom.com](mailto:jxp-ph@tom.com) [web@jxp-ph.com](mailto:web@jxp-ph.com)

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张: 18

字数: 280 千字

ISBN 978-7-210-07065-8

赣版权登字—01—2015—40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定价: 36.00 元

承印厂: 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
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---

## 目 录

---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蒋菊萍的心思 / 1 /    | 第九章  | 北京之行 / 143 /    |
| 第二章 | 蒋巨峰的烦恼 / 15 /   | 第十章  | 挣扎在异乡 / 168 /   |
| 第三章 | 情感游戏 / 34 /     | 第十一章 | 没有了断的了断 / 188 / |
| 第四章 | 兄妹重逢 / 47 /     | 第十二章 | 亡命天涯 / 207 /    |
| 第五章 | 不一样的“于连” / 68 / | 第十三章 | 回到原点 / 217 /    |
| 第六章 | 谁之罪 / 86 /      | 第十四章 | 从天堂到地狱 / 238 /  |
| 第七章 | 背叛的结局 / 104 /   | 第十五章 | 殊途同归 / 253 /    |
| 第八章 | 江湖险恶 / 122 /    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
## 第一章 蒋菊萍的心思

### 1

听说大哥蒋巨峰要来江浙省看自己,蒋菊萍昨晚几乎一夜未眠,直至凌晨4点多,才迷迷糊糊睡了一小会,早上起来,脑子里一团糍糊般混沌。

推开房间的窗户,映入眼帘的是满山的翠竹,来江浙省快一年了,蒋菊萍还是第一次如此细细打量这片苍翠的山林。由于前段时间接连下了几天雨,裸露的山体既光亮又湿润,在晨光的映衬下,丝般的涌泉顺着沟沟渠渠爬满了峭壁,青苔在雨露的银光中绿得闪闪发亮。

蒋菊萍对着窗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然后尽情地舒张了一下腰身。伸完懒腰之后,她习惯性地拿起床头柜上的小镜子照起了自己,镜子里的自己还是老样子,除了一丝不易觉察出来的疲倦之外,气色整体看上去还不错。人到中年,对于外貌再没那么上心了,再说,和手下几十个工人兄弟同吃同住,那份美容的心思早就在不经意间淡了。

看着眼角凹陷的几道细纹和眉骨泛黄的褐氲,蒋菊萍颇有些沮丧,沮丧不仅仅是因为镜子里的岁月,原因肯定还有很多,蒋菊萍不愿多想,经验告诉她想也是多想。想有什么用呢?如果靠想能够解决问题,自己就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田地。

蒋菊萍开始换衣服,对着简陋的衣橱,蒋菊萍又犯起了难。按照常规应该穿工作服的,要求员工上班统一穿工作服之后,她尽量做到以身作则。

今天不同,大哥要来了,穿着工作服去见哥哥总是不妥吧? 状态不好,大哥会以为自己有多苦多累,穿得俏丽显然也不合适。来到这个偏僻的山沟里之后,蒋菊萍再没碰过那些艳丽的服饰。想来想去,蒋菊萍决定穿一套灰褐色的套装,商务套装稳重得体,于公于私都说得过去。

今时不同往日,关键的是,蒋菊萍还欠着她大哥一大笔钱,令她感到纠结的是,这笔钱根本就不是她欠下的。想到那笔巨款,蒋菊萍的心就不由地抽搐,这笔巨债使她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张忠良。

“唉! 这个天杀的张忠良。”蒋菊萍心里叹了一口气。

换上灰褐色的商务套装,蒋菊萍浏览了一下自己的身段,双乳虽然有些下坠松垮,但不至于到干瘪的程度,腹部还算平实爽滑,腰部几乎没太多的赘肉。除了不尽人意的胸部,一切都还符合她这个年纪的审美标准。

可以肯定的是,和同岁数的女人比起来,蒋菊萍的身材还算是不错的,如果结婚早,她恐怕也和很多女人一样早已经做了婆婆。在老家,有些同龄的女人都加入了广场舞的行列。

以前在老家,蒋菊萍自我感觉非常好,每次出门,熟悉的姐妹们都夸她的身材保持得特别好,除了好身材,很多人还羡慕她华丽的身世和显赫的家庭背景。除此之外,议论最多的是她复杂的婚姻生活。

看到一如既往从不背叛自己的好身材,蒋菊萍多少有些按捺不住心头的惬意,短暂的惬意之后,挥之不去的惆怅和失落感很快裹挟着悲伤如影随形。在这个和故乡远隔千里之外的荒郊野岭,她尝尽了种种悲欢是非曲直,按她自己的理解是:这一年的收获抵得上她十年的收获。

蒋菊萍再也无睡意,林间不知名的鸟鸣唱亮了天际,东边渐渐露出了白光,巍峨连绵的远山身姿渐渐明朗起来。她拿起手机翻开短信页面,再次确定了一下大哥到厂的时间,不错,大哥到厂的时间就在下午4点左右。

由于起得早,蒋菊萍洗漱完毕,换好装之后便开始对着镜子认真地装扮一番,化妆盒已经很久没用了,上面已经蒙了厚厚的一层灰,由于时间还早,蒋菊萍这番化妆便故意不紧不慢,她留心看了看化妆盒里的化妆品,发现还好每一样都在保质期内。她首先打开爽肤水,把爽肤水倒几滴在手心之后,

然后顺着脸颊由下自上回旋揉搓,爽肤水有点黏,也许是很久不用的缘故,她感觉很不习惯。爽肤水被脸部吸收之后,蒋菊萍又在脸部均匀地涂抹上防晒霜和BB霜。

做完这些之后,蒋菊萍觉得还算满意,照着镜子,蒋菊萍发现皮肤真得不如从前了,作为女人,特别是到了她这个年龄,身体最需要保养的。

做完这一切,蒋菊萍感到有些百无聊赖,她看了看手机,时间已经过了8点,她拨开两道门栓,推开房门,走到了阳台上。上晚班的工人已经陆陆续续返回宿舍,走在前面的工人看到蒋菊萍都微微点了点头算是和她打过了招呼,蒋菊萍对每一个工人都报以微微一笑,再用老家话补上一句:“辛苦了,昨晚情况还好吧?”

“还好,还好!”工人回答。

走在最后面的厂长李高明不经意看到了蒋菊萍,他显得有点慌乱,笑了笑,说:“早。”

蒋菊萍马上换了一副语气,问:“昨晚投料的情况怎么样?回收率如何?”

“还是老样子。”李高明拘谨地看了看她。

蒋菊萍听了,面无表情,说:“回去休息吧!”

李高明显得很局促,还想说什么,又打住了。

## 2

最近工厂生产一直不正常,自从蒋菊萍接手以来,就没正常过。蒋菊萍心里也很清楚,一贯唯唯诺诺的李高明其实比自己还无奈。

昨天下半夜,李高明用浓厚的老家口音对表弟小唐说:“再这样下去,生产恐怕要脱节了。”

小唐有些激动地说:“这也不光是我们的问题,张哥当初租这个工厂的时候就过于草率了,设备老旧不完善不说,最要命的是环保部门老是搞不定,地方环保局一天到晚要我们达标排放、达标排放,要真正做到达标排放,生产任

务怎么完成得了呢？”

李高明看着有些激动的表弟笑了笑，说：“这些还不是问题的根本，你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吗？”

小唐一脸疑惑地看着李高明，问：“李哥有什么高见？”对于表弟小唐，李高明打心眼里喜欢，小唐人虽年轻，但遇事还比较老练活络。

看着表弟一副好奇的样子，李高明也不再卖什么关子，说：“当初张哥签这个厂子的时候租金就签贵了，另外，自从老板娘接手之后，原料一直是她自己在把关，你看看这些原料，太杂了。”说完李高明顺手指了指料仓那些生产原料。

李高明人前人后都叫张忠良为张哥，厂里的年轻人也都这样叫，其实这也是张忠良本人的意思，张忠良说这样叫着亲切，久而久之，大家也就习惯这样叫了，大家见着蒋菊萍也自然叫她蒋姐，不过，李高明习惯称蒋菊萍为老板娘。

听李高明这样一说，小唐似乎明白了许多隐藏在表象之后的内涵。

聪明的小唐点头说：“原料杂确实是产品回收率不高的主要问题，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嘛！这就难为工程师老高了。”

李高明说：“你这就说到点子上了，原材料是谁进的？原料再杂老高敢提吗？你又不是不了解老高，老好人一个，大会小会他连个屁都不敢放，你别看每次生产调度会上老板娘都要大家勇于提意见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还搞什么征集意见奖。在我看来，环保达标就是个彻彻底底的伪命题，搞冶炼这行业，要想规规矩矩地生产就得狠下心来搞技改，除了技改，还要舍得投入，而其中任何一项，都是悬在冶炼企业头上的一把利剑。”

小唐一脸疑惑，说：“照李哥这么说，我们企业就无解了吗？老板娘进这些杂料不就是为了图省钱吗？她是老板娘，这样做也没有错呀！”

李高明并不否认表弟的观点，继续说：“老板娘图便宜是没错，问题是原料成本节省了，产品回收率就上不去了。所以，搞企业难就难在看老板们怎么取舍，如果一味地追求即时效益，也就是所谓的赚快钱，那就要以牺牲地方环境为代价。不过，这肯定是一步险棋，是一个杀鸡取卵的损招。”

除了小唐,李高明从来没在任何人面前表达过自己的这些观点,即使在张忠良和蒋菊萍面前,他都只字未提,在他看来,这些道理对于张忠良和蒋菊萍来说,是最基本的常识。

听完表哥李高明的这一番高谈阔论,小唐打心里很佩服表哥,转念一想,李高明对于做生意有如此高见其实也不奇怪,他知道李高明以前也是做老板的,如果不是出了那一场事故,恐怕李高明也是一个实力不俗的老板了。

小唐听别人说起过,在几年前的一天,李高明去银行取钱给工人发工资,他刚走出银行门口,一个歹徒就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,出于本能李高明是以死相拼,结果钱是保住了,李高明却被歹徒用刀抹了脖子。几天几夜抢救之后,李高明终于捡回了一条命,从那之后,李高明放下生意跟了张忠良。

李高明的谈兴很浓,脖子上那道长长的旧伤口在灯光下清晰可见,看着这道清晰的旧伤疤,小唐突然有点恍如隔世的感觉,他想了一会,问:“高明哥,如果张哥在会怎样呢?你怎么看张哥和蒋菊萍呢?”

面对表弟突然冒出来的这个问题,李高明感到有些意外,面对这个可爱又憨直的表弟,李高明认为他比他的实际年龄要成熟很多。

李高明不慌不忙地点燃了一根烟,然后深吸了一口,接着吐了个长长的烟圈若有所思地问:“你会下象棋吗?”

表弟小唐不明所以,不假思索地答:“会下一点,但不是很精。”

李高明说:“如果把下象棋比做张忠良和蒋菊萍现在的生意,那张哥应该是个‘卒’。‘卒’你知道吗?‘卒’一旦过了楚界就不能回头了。而蒋菊萍呢,她应该是个‘象’,‘象’虽然永远过不了楚界,但它比‘卒’跳得远,懂得迂回。”

听完李高明打的这一番比喻,小唐还是一头雾水,李高明看着一脸疑惑的表弟,知道他还没明白,冥思苦想了很久,问小唐:“你是你妈生的对吧?”

小唐嘿嘿笑了笑,说:“这还有假?”

李高明说:“这就对了,那你家是你爸爸挣钱养家对吗?”

小唐点了点头。

李高明又说:“从这个道理上讲,那你也是你爸爸养大的对吗?”

小唐点头。

李高明说：“我的意思是，对于生意，张哥就是只会生育的妈，而蒋菊萍就是负责挣钱养育孩子的爸。张哥生完孩子在家待不住成天喜欢往外跑，蒋菊萍虽然不会生孩子，但她愿意任劳任怨地在家抚养孩子。”

小唐似乎明白了，他说：“哦，那张哥和蒋菊萍岂不是一对好搭档？”

李高明用手指熟练地把烟头往远处一弹，说：“是不是好搭档不好说，但我知道蒋菊萍现在是被张忠良赶上架子的‘鸭子’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老板娘和水泊梁山的孙二娘有得一比呢！”

小唐摸了摸自己的大脑袋，有点不好意思地问：“哥，张哥还会来吗？听说他跑路了？”

李高明故意不看小唐，他把话题赶紧岔开了。

### 3

看着李高明落寞的背影，蒋菊萍心里五味杂陈，一年来，蒋菊萍似乎懂他又似乎不懂他，但无论怎么说，蒋菊萍并不反感李高明，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，李高明算是个称职的厂长。只是李高明的性格让人难以捉摸，他在蒋菊萍面前总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

看看时间还早，蒋菊萍没有叫醒隔壁房间的表妹刘春兰，一个人沿着宿舍旁的马路径直朝生产车间走去。

马路一侧是两米深的水渠，水渠两旁长满了齐腰高的芦苇草，一丛一丛的芦苇草肆虐无序地疯长着，枯黄的叶横七竖八，在不远处的空旷沼泽地，它此起彼伏的蛮夷身影构成了满绿世界里突兀的肃杀。野草从沟渠的石缝中零星地爬出，蜘蛛网状的根须附着在沟渠的水泥壁面上，远远看上去像疹人的壁虎。浅显的流溪下，缠着青苔的水草拖着长长的身子顺着潺潺的流水柔软地摇摆着。

蒋菊萍心里清楚车间的排污口是连着这个水渠的，单从水的颜色来看，

废水有没有达标她心里是没底的。

从宿舍到车间也就走四五分钟的距离,一路上,蒋菊萍不停地碰到一些零星骑着电动车、自行车下班上班的工人。这些附近矿山的工人神色疲惫脸色发黑,都用异样的眼神看过她一眼,这让蒋菊萍多少感到有些不自在。

蒋菊萍知道这些人有的认识她有的不认识她,认识她很正常不认识她也很正常。可以肯定的是,认识她的人应该不在少数,她虽然长相平平既不出色也不风情,甚至带有很多男人味,在这个远离喧嚣、山水团抱的山沟沟里,她的身份充满了神秘感。除了一两张似曾相识的面孔,蒋菊萍和这些工人都不太不熟悉。

蒋菊萍走到了生产车间,车间一如既往的平静,几个老工人正在有条不紊地干活。置换桶里的搅拌叶不紧不慢地旋转着,几台水泵的电机声轻轻地轰鸣着,压滤机显示工作状态正常,过滤机的仪表针轻微地上下滑动……

看到蒋菊萍来了,抽着烟的金师傅赶紧扔了烟头四处找安全帽,找到帽子之后,金师傅装模作样地拉起一个小推车,慌里慌张地往料库走去,由于慌张,脚下一踉跄,险些被过道的电缆线绊了个跟头。

一股刺鼻的药水味让蒋菊萍忍不住有点想打喷嚏,她使劲忍了忍,艰难地咽下了几口唾沫,屏住了一小会儿呼吸之后,蒋菊萍围着车间转了一圈。她走得比平时慢了些,其实她是很想早点离开的。

除了几个专心致志埋头干活的工人,其他的工人好像都对蒋菊萍微微点过了头,大家都戴了口罩,招呼只能局限在相互交替的眼神里。和这些雷同、刻板、空洞的眼神交换中,蒋菊萍的心情显得有些沉重。

来到小山沟之后,蒋菊萍的情绪一直很不稳定,她的不安几成习惯,但值得欣慰的是,她已经强烈地意识到了她的改变,她觉得她比以前进步多了也有思想多了。现在的她很好,好得超过了很多真正关心她的家人,她甚至有些满足眼前这个状态,如果明天就要离开的话,她想她会很失望的。

离开虽然是早晚的事情,但她一定会怀念这个小山沟的。

此时此刻,对着这些不会说话的机器和在背后叫她老板娘的这些工人,蒋菊萍突然就有些伤感了。这份伤感其实和她的身份是完全不相符的,这让

她感到很纠结。

揣着这份心思,蒋菊萍好像走进了属于他们的领地,她粗暴地打扰了他们的工作,她觉得自己像一个多余的入侵者,一个女间谍,一个偷窥者,一个心黑手辣、满肚子坏水的黑监工……

这些工人,有些是老家县上的,有些是邻县的,他们一开始就跟着张忠良来了这里,而现在,他们曾经的老板——张忠良音信全无,他就像空气一样蒸发了。

#### 4

从车间出来,蒋菊萍迎面碰上了表妹刘春兰。

“姐今天怎么这么早?来车间也不叫上我。”刘春兰的声音还是一贯轻轻柔柔的。

“看时间早就没叫醒你,晚班报表我已经给你拿来了,你就不要进去了。”蒋菊萍说完把报表给了刘春兰。刘春兰是她的出纳,平时还兼着厂里的统计,厂子规模小,很多岗位都得她一个人兼着。

“姐你化妆了?化得真好。”刘春兰眼睛里突然放出异光看着蒋菊萍。

刘春兰这样一说,蒋菊萍感到有点不好意思,她心想到底还是女人细致,刘春兰随便瞟一眼就知道自己化了妆,而那些在眼前晃来晃去的男人,看她的眼神永远都是一样的呆滞。

“老都老了还化个什么鬼妆哦,随便涂了下了。”蒋菊萍对刘春兰说。

蒋菊萍和刘春兰形同闺蜜,又是表姊妹关系,说话就比较随便,

刘春兰比蒋菊萍小几岁,性格比较温婉,说话也一贯是轻言细语。让蒋菊萍感到纠结的是,刘春兰总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,一看就是好欺负的样子。

“听说大表哥下午要来了?他来有什么事?”刘春兰小心翼翼地问蒋菊萍。

“他来还有什么事?哥哥关心妹妹呗!”蒋菊萍叹了一口气说,说完她抬

头看了看远山的竹林,太阳已经穿过群山把竹林照得通体透亮,万丈阳光洒满了高低不一的灰色房顶。

蒋菊萍和刘春兰一边说着话一边返回宿舍,半道上,一个歪戴着安全帽、一脸油污的小青年冲着她俩的背影吹了声响亮的口哨。蒋菊萍回头用眼神狠狠地剐了他一眼,小青年躲闪不及,电动车径直冲过了路基掉进了水沟里。小青年狼狈极了,他自讨无趣的样子尤其尴尬,看到小青年的狼狈样,刘春兰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,笑得有点喘不过气来,把肚子都痛了。

刘春兰很久都没这么开心地笑过了,蒋菊萍看都不看那小青年一眼,拉着刘春兰继续若无其事地往前走。小青年摔得一身污泥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水沟里拽起了电动车,他在水沟里很快洗了洗裤脚管,推着电动车悻悻地离开了。

“在大表哥面前你千万别提张忠良的名字。”蒋菊萍交代了刘春兰一句,刚刚发生的一幕好像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
“这个我晓得的。”刘春兰心里明白,大表哥蒋巨峰是很讨厌张忠良,如果蒋菊萍不难过的话,恐怕大表哥蒋巨峰会把张忠良给杀了。目前来看,这个世界上也只有大表哥蒋巨峰镇得住张忠良。刘春兰的思绪有点信马由缰。

刘春兰抽回了游离的思绪,问蒋菊萍。“张忠良现在在哪?对于大哥这次来工厂,他有什么想法?”

蒋菊萍一脸无奈,说:“他能有什么想法?他在哪里重要吗?重要的是老天保佑我们工厂赶紧挣钱,挣了钱就可以还给大哥了,能还多少是多少吧。”

刘春兰好奇地说:“大表哥又没逼张忠良还钱,大表哥不是说了只要你不再和他来往了,钱的事情就不急吗?”

听刘春兰这样一说,蒋菊萍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,说:“我的傻妹妹,大哥不提还钱我们就可以不还了吗?他张忠良可以不还,我能不还吗?况且,钱是我叫大哥借给他的,你要知道,大哥借出去的不是钱,是对我的信任,大哥说不用还就可以不还了吗?上千万呀妹妹!上千万是什么概念?有的人恐怕几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,哥哥赚钱容易吗?哥哥的钱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……”

说完这些，蒋菊萍的喉头有些硬，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对刘春兰说什么？她觉得她的表达糟糕透了，她再次感受到了语言的苍白无力。

蒋菊萍有些后悔刚刚对刘春兰说了那么多话，那些话与其是说给表妹刘春兰听的，不如说是说给自己听的。她看了看无动于衷的刘春兰，她的后悔感更加强烈了，她怎么就说了那么多废话呢？她有点恨自己长坏了一张嘴巴，她真想冲回宿舍再刷一次牙，她很想刘春兰赶紧消失，她很想收回刚刚失控的局面。

蒋菊萍再次看了看远处的竹林，阳光有些刺眼了，她感到一阵眩晕，一只大黑鸟无声地从头顶飞过，停在附近的树杈上，她很久没看见这么大的黑鸟了，再紧接着，一群大鸟跟着飞了过来，它们很快聚集在了一起，然后轰的一声就散了。

蒋菊萍有点沮丧，她习惯性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了看，荧屏上又增加了一些熟悉的符号和痕迹，QQ、微信群里都有人和自己打招呼。

刘春兰也拿出了手机，她学着蒋菊萍的样子用手指划了划页面，很快，她又和蒋菊萍一样，把手机放回了口袋。

“胡海洋最近和你还有联系吗？他和阿英还在来往吗？”蒋菊萍的问题向来不打腹稿，直截了当、干净利索。

刘春兰没回答她，又一次拿出了手机看了看，然后又若无其事地看了看她。

刘春兰的眼神很淡定，好像蒋菊萍问得是关于别人的事情，她想了一会，淡淡地说：“我们很久没联系了，他应该回去上班了吧！具体我也不知道哦！”

“你可千万别心软再犯糊涂，有合适的姐再给你物色一个，胡海洋这个乌龟王八蛋，让他打一辈子光棍。”蒋菊萍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有力量，和之前相比，她真正的状态好像又回来了。

刘春兰笑了笑，她笑得很自然很淡定，她依然像是和蒋菊萍在聊别人的事情一样，说：“还是想想你自己吧！有好男人你自己留着，我不需要，呵呵。”说完刘春兰显得有些害羞，她把手机来回地在双手之间搓来搓去。

## 5

婚姻这条路,蒋菊萍和刘春兰都走得不太顺利,从遭遇来看,虽然经历的过程不同,从结果来看,她们的命运是一样公平的。

从这些结果不难看出,婚姻就像一部历史教科书,形式单一,剧本雷同。

和历史教科书唯一不同的是婚姻的经验是无法借鉴和复制的,当每个人都静下心来审视自己的婚姻,得出了都是不一样的答案。

蒋菊萍更喜欢把婚姻比作艳丽的玫瑰,在层层美丽外衣包裹的花蕾里,隐藏的花粉才是导致婚姻致命的导火索,离婚就像一场流行病毒,一个喷嚏,轻轻松松就传染了一大批人。玫瑰没有错,花粉也没有错,当然,感冒也没有错,错的是当下这个坏天气,坏天气加上这致命的玫瑰花粉,婚姻就如火烧连营兵败如山倒。

和蒋菊萍一样,刘春兰也是这场世纪病毒的受害者,如果说得悲天悯人一点的话,刘春兰也是被她这个做表姐的传染了,说得再伟大一点,也是她这个做姐姐的没有做好表率作用。在婚姻这个问题上,她对刘春兰或多或少是有一点点责任的。

如果把蒋菊萍和阿豹的婚姻比做一叶不堪一击的小舟来看的话,那刘春兰和胡海洋的婚姻绝对称得上是一艘巨型的航空母舰,不幸的是,在布满暗礁的汪洋大海中,小舟和航空母舰承受的是一样的结局。

曾几何时,暴风雨来临之前,一切都无声无息毫无预兆,顷刻间,小舟和航空母舰都被巨浪掀翻了。看来,在看似风平浪静的海平面上,再好的大力水手随时都面临着失手的危险。

蒋菊萍 16 岁就跟了阿豹,作为同龄人,别说阿豹,她也一样不懂事。而胡海洋和表妹刘春兰的婚姻确实也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。胡海洋出生普通工人家庭,只是水电公司的一个普通工人,刘春兰傍上蒋菊萍家的背景,也算得上豪门。从性格、收入、长相来讲,刘春兰都是优于胡海洋。

世事难料,刘春兰和胡海洋曾经坚如磐石的婚姻,现在也一样不稳定,看似摇摇欲坠的感情,一直在风雨中跌跌撞撞前行着。

对于婚姻方面的思考,蒋菊萍总是匪夷所思、云山雾罩,她现在回到老家去,看见陌生男女走在一起,她首先都会揣测很长时间,然后再想:这一对是夫妻吗?他和她是原配吗?他们不是一对吧?诸如此类的,总会把她搞得无所适从。从前碰到老熟人张口闭口都习惯问对方的家人怎么样,现在可不敢随便这么问了。有意思的是,和蒋菊萍一样,很多人都在刻意回避婚姻这个问题,这个习以为常的话题反倒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雷区。即使讨论到这个话题,大家的脸上都写满了默契。想到这些,蒋菊萍觉得这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,就拿她来说好了,如果别人问起她和张忠良的关系,她一样是不方便回答的。她现在和张忠良没名没分、不清不楚。有名有实又怎么样呢,别人还不是一样会妄加揣测的。她和张忠良的事实就摆在这里,有几年了,关于他们的谣言在当地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,按理说,刘春兰是最知道她和张忠良之间的内情的,但刘春兰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。别说是刘春兰,恐怕有时候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她自己在想什么,她还爱张忠良吗?她有想过他吗?如果说一点不想那肯定也是假的,如果想,她想他什么呢?是想着他的人还是想着那笔债?

想到“债”这个字眼,蒋菊萍又开始沉重了,在这个与家乡远隔千里的小山沟,在这个满眼世界的竹林环抱的静谧之地,在这个木棉花盛开、蒲公英花絮飞扬的季节,在这个走了一年多的有点破败不堪的水泥马路上,她突然迷离于“债”这个字眼。

两人默默走着,蒋菊萍的手机突然响了,是胡海洋的电话,她觉得很意外,然后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刘春兰说:“真是说曹操曹操到。”说完觉得不够恰当,又补了一句,“真是白天不能说人晚上不能说鬼,你家‘鬼’来电话了。”她觉得胡海洋不配做曹操,做鬼还比较形象。

“电话怎么打到我这里来了,她干嘛不打你电话?”蒋菊萍还是一脸疑惑,又问,“接还是不接?是找你的吧?”

刘春兰一脸平静,淡定地说:“接不接随便你,手机是你的,接不接是你